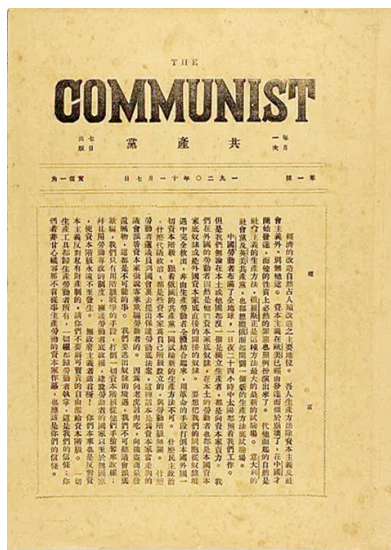


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党内机关刊物



《共产党》月刊第一期,现收藏于中共一大纪念馆。

□ 钱国宏

上个世纪20年代,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先进的革命青年带来了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其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早期组织在各地相继建立,需要一本向各地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列、宣传建党学说、介绍十月革命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党刊。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如何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统一起来,增强凝聚力,从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摆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1920年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即后来称之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中国共产

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便应运而生。月刊由李达任主编,16开本,每期约50页,最初3期由“短言”“正文”和“世界信息”三部分构成,从第4期开始增加了“国内消息”栏目。除了李达,其他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如陈独秀、沈雁冰、施存统等也为其撰稿。月刊的编辑部一直设在李达的寓所,最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后来李达搬往上海辅德里625号(今上海成都北路7弄30号),编辑部也随之迁来,设在不到6平方米的一个简陋亭子里。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以各种方式分发到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中,随《新青年》赠送是发行的主要方式。尽管不是公开发行,该刊的最高发行量仍达到5000多份,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必读刊物之一。

《共产党》月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的理论机关刊物,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主张,围绕着“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宣传。陈独秀在创刊号中,明确地提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创刊号刊登了《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列宁的演说《俄罗斯的新问题》,作者们用了种种化名:“江春”“胡炎”是李达;“P生”即沈雁冰,由他的笔名“丙生”衍生;“汉”是李汉俊;“CT”是施存统。相对于《新青年》侧重于理论宣传,《共产党》将重点放在了党建上。该刊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

国国情,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基本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作了初步探讨。

《共产党》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宣传:宣传有关共产党建设的知识,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文献资料,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著作,代表作品有《俄国共产党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和《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等文章;论述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党的纲领策略,论证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代表作品有《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争取夺权》《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向工农兵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

《共产党》月刊所登载的文章和资料为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使他们对共产党的纲领、性质、特点、组织原则、组织机构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高了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对于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在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共产党》月刊的出版,适应了建党的迫切需要,受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热烈欢迎,甚至远在海外勤工俭学的学生也将其作为不可或缺的读物。尽管月刊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对党建工作,对传播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高度评价月刊“不愧‘旗帜鲜明’四字”。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随着中国共产党诞生,《共产党》月刊于1921年7月出版了第6期后停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清清的马莲河水

——马莲河水水土保持流域治理回忆

□ 石道杰

1997年春,我任县马莲河项目办技术员,在草洼沟小流域蹲点包片,从3月初,每天5000多名劳力,拿着锄头、铁锹、拍板齐聚工地,满山遍野都是劳力,“啪、啪……”清脆地响彻山谷,一排排水沟向前延伸,昔日荒山野岭全变成沿等高线布设的预整造林地。山头上彩旗飘扬,指挥台喇叭里歌声飘扬,让人感觉到又回农业社时火热劳动场面。工地上,我多次看到我们的县长,也是当时全庆阳地区最年轻的县长邓小龙,他微胖的身材,着灰色西装,穿一双白色运动鞋,虽显得不那么协调,但却很显眼,撇着脚从埂坎上匆匆地走过,开始我以为县长是一个“八”字脚,后来晓得,他哪里是什么八字脚,他是看埂坎的坚实度。要是不幸被踏塌一块,那可真要我们“吃不了兜着走的”,真够我们“喝一壶”。这也是我区黄土高原马莲河水水土保持世行一期贷款项目集束流域治理的一个缩影,这样的“战场”项目区都有,十五年过去了,如今,钻进茂密的松林下,水平沟框架依然明显,拨开一层厚厚残枝落叶和已形成的腐殖质,埂坎保存依然完好。去年,黄河研究会理事长、黄委科技委副主任、原中央世行项目办主任、高级工程师黄自强一行对水土保持对黄河减沙作用进行调研时,被如此高的工程质量所震撼,他不顾六旬高龄,爬在树下用照相机拍个不停,原来半天的合水行程安排也成了两天。

和现在相比,那时的项目,对刚刚转型计划经济的国民是个新鲜事务,国内许多制度都不能和世行的管理制度接轨,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等现代化管理制度更无从谈起,甚至很少听过。黄土高原马莲河水水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是国内实施最大的水土保持项目,也是甘肃省最大的外资项目,因此,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每年都召开动员会,组织基层领导赴延安、山西项目区学习,任务层层下达,群众一个一个动员。马莲河水水土保持流域治理应该是项目区所在县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任务,项目宗旨是“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脱贫致富”,项目涵盖了基本农田建设、植树、造林、种草、果园、养畜、淤地坝建设、苗圃、果库等内容,把治理水土流失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和农民脱贫致富结合起来,把项目区普遍受益,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促使可持续发展为项目实施的出发点和目标。集中体现了国家、地方、农民的责任,利益和义务,注重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三大效益的协调发展,也为今天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先进模式。

小川子是段家集乡的一个村,位于马莲河项目区峁子沟小流域的一条支沟道中,全村有460多口人,前些年,全县其他地方计划生育任务大,但小川子人口年年负增长,究其原因,就一个字“穷”,穷山恶水,造就穷人穷地,姑娘嫁得远,小伙外出“上门”,全村不见一座砖瓦房。穷则思变,村支书刘治友领着全村劳力每年都平整地、引水改造、植树造林,可劳力太少、资金有限。没有“神仙”相助,“愚公移山”何时了?项目实施后,1999年机修梯田1200亩,造林3000多亩,人均梯田达到4亩,出沟的道路打通了,一举挖掉了穷根,现在山青水秀、道路畅通,窑洞基本全都变成崭新的砖瓦房……宜州、横城咀、鹤子湾、项目区许多贫困村都如此这般,终于脱掉了穷帽子。

项目初期只有何家畔盘马村有林果种植基础,项目果园建设在“典型引路、行政推动、效益示范”的多重作用下,农民从不认识到接受,反反复复,到项目期末共新增果园面积1.8万亩,何家畔、定祥规模化、基地化的果品生产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西华池、吉魏、店子、肖咀形成了产业村,十几年过去了,这些果园大都处于盛果期,为项目区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奠定了基础。

看着草洼沟、朱刘沟、大乐沟、大沟……这些当年项目区的沟壑纵横、荒山秃岭小流域如今都郁郁葱葱,层面层层梯田里是茁壮成长的庄稼和那一片片丰收在望的果园,沟道淤地坝水色碧绿,鱼儿吐泡戏水,垂钓者同台竞技……昔日狂奔的马莲河如同上了索套,再也无法发威作恶,过去老人常说的马莲河水暴涨,洪水翻过铁李川桥而过的“壮观”景象多年都未曾见过,也许我们的后辈儿孙再也不看不到了。如今,庆阳要用7年“再造”一个子午岭,以减少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并实现农民增收,这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们水保人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全文完·连载下)

·甘肃人物·

在张掖临松雍谷教徒著述的一代大儒·郭瑀

□ 柴多茂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十六国时期的著名经学家、教育家。少年时,他便有“超俗之操”,有与别人不同的志向。前凉时期,敦煌是前凉政权在河西走廊西端的一个重镇。此时,敦煌虽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但与前凉都城姑臧相比,还是显得不够繁华,读书人还是比较少。郭瑀不满足于现实,决定东行到更大的城市拜师求学。

一日,郭瑀向父母说道,他要外出去读书。父母虽然担心外面兵荒马乱,但知道儿子的这个决定在心里酝酿了许久,便不再多言,只是叮嘱郭瑀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辞别亲人后,郭瑀踏上了东去的路途。数十天后,郭瑀到达了张掖县城,听说在当地东山寺讲学的郭荷学问非常大,有数百人跟随着读书学习。听到这个消息后,郭瑀急忙出城,来到了东山寺。见到郭荷后,郭瑀说道:“我是从敦煌来的,听闻您学问很大,想拜在您门下学习。”郭荷广聚河西英才而教之,此时聚拢在他身边的学子有数百人。郭荷望着这位慕名而来的后生,见与其他弟子与众不同,心里默念:“这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对于这位学生,郭荷非常喜欢,和其他弟子相比,对郭瑀的疼爱显得格外多,可以说是“尽传其业”。郭瑀也非常珍惜机会,得到了郭荷的真传。

郭荷、郭瑀虽同姓,但不同宗、不同族。在诸多弟子中,郭瑀自拜师后一直追随、陪伴着郭荷,情同父子,感情非常笃厚。郭荷去世后,郭瑀穿着“斩衰”,为老师守丧三年。《晋书·郭瑀传》记载:(郭)瑀以为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

守墓结束后,郭瑀决定离开张掖东山,想把郭荷的学问在河西走廊继续发扬光大。于是,他选择来到了临松(即今张掖肃南县),像当年的郭荷一样隐居在该县城的南山中,过起了教徒著述的生活。史称,郭瑀隐居之地为“临松雍谷”,位于今张掖南部祁连山北麓、马蹄寺石窟群所在的山谷一带。

郭瑀在临松雍谷隐居期间,被后世史家在史书中记述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凿石窟而居”。他的这一举动,为后世所延续,继而产生了著名的马蹄寺石窟群,成为甘肃境内除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之外的第四大石窟群。

在临松雍谷,郭瑀时时追慕魏晋士人遗风,“服柏实以轻身”。当然,他也继承郭荷的遗志,继续在河西走廊为慕名而来的后学员们传道授业解惑。可以想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郭瑀和众弟子端坐在临松雍谷山麓的一棵大树下,满山的野花开得正艳,山风钻过衣袖,琅琅的书声穿越山谷,郭瑀时而眺望层峦的远山,时而注视诵读的学生。

河西的士子如潮涌般来到临松雍谷,跟随郭瑀学习,这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前凉政权的关注。一日,前凉王张天锡派遣使者孟公明去张掖南山请郭瑀出山,到朝廷任职。张天锡非常敬仰郭瑀,要求孟公明用蒲草扎在小车轮子上以防颠簸,另外准备了几束玄黛。同时,张天锡还深怀感情地给郭瑀写了一封长信,称赞他是一位胸怀济世之才,面对这样纷乱局面,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惨状,怎能“坐观而不救”。

数日后,前凉使者孟公明来到了张掖南山,见到了郭瑀,送上了精美布帛和张天锡的亲笔信。郭瑀展信读后,少略沉思,指着在空中飞翔的一只大雁说:“此鸟也,安可笼哉。”再没有说一句话。孟公明不懂郭瑀说的是什么意思,一脸茫然。孟公明再问,郭瑀还是一言不发,遂转身走进石洞读书去了。

这天晚上,郭瑀辗转难眠,思索再三后,乘孟公明等人熟睡之际,偷偷地跑进深山躲藏了起来。他认为这样孟公明就找不到自己,便会返回姑臧城交差。孰知,第二天一大早,孟公明找不到郭瑀,便把他的门生弟子给绑了起来。孟公明还放了几个门生去给郭瑀送信。郭瑀得知这一消息后,被逼无奈,为了保全弟子们的性命,他只好返回南山的石洞。见到孟公明后,郭瑀感叹道:“吾逃禄,非避罪也,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无奈之下,郭瑀只好随孟公明来到姑臧城。

经过数天的行程,郭瑀来到了姑臧城。这时,张天锡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无暇顾及千辛万苦请来的郭瑀。于是,郭瑀乘机返回了南山,继续授徒讲学。

郭瑀不仅显名于河西走廊,而且名声远播中原。苻坚灭掉前凉后,便计划用安车请郭瑀到长安,为前秦确定礼仪制度。这时的苻坚气势正盛,郭瑀不好拒绝。恰巧,郭瑀的父亲病逝,这为他找了一个好借口。所以,郭瑀继续留在张掖南山,一边为父守墓,一边为时任凉州太守辛章派来的三百书生授业,并撰成《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等。

·丝路文史·

敦煌历史上的西汉金山国

□ 张天雁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承载了千年的历史。在敦煌千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一个以汉族为主体、部分少数民族散居其间的地方政权,它就是西汉金山国。

西汉金山国,又称金山国、西汉敦煌国,由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于唐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建立,称“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王”,以白色为祥瑞,自号“金山白衣天子”,铸“金山白衣王”印,依据唐朝宰相六部制署置百官,号称拥有瓜、沙、肃、鄯、河、兰、岷、廓八州,却实际控制瓜、沙二州。其国名中,“西”是指其国所居之方位,“汉”是指其国之民族属性,“西汉”连而言之,意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又名金山(即今敦煌南面与甘、青、新三省区交界的阿尔金山),故而取名“西汉金山国”。

张承奉是敦煌首任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之孙,张淮鼎之子。唐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侵占河西走廊诸州,各州纷纷沦陷。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敦煌

人张议潮乘吐蕃势力衰弱,驱逐吐蕃守将,据有瓜、沙二州(今瓜州县、敦煌市),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遣兄张议潭奉瓜、沙、伊、西、肃、甘、兰、鄯、河、岷、廓11州版图入朝,唐朝始设沙州归义军,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领河西诸州,沙州成为河西政权中心。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年),张议潮入朝滞留长安,其任张淮深为归义军节度使留后。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张议潮之子张淮鼎杀张淮深,成为归义军节度使。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张淮鼎去世,其子张承奉年幼,遂托孤于索勋,引起张议潮女婿李明振不满。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李明振妻(张议潮十四女)和自己四个儿子李宏愿、李宏谏、李宏定、李宏益杀索勋,立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从而使李氏掌握了节度使实权,引起了瓜、沙一些大族的反对。乾宁三年(896年)初,张承奉在瓜、沙大族支持下,剿灭李氏,重新掌握节度使政权。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唐朝正式册封张承奉为沙州归义军节度

使。后梁朱温灭唐后,各地纷纷独立,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局面。其宰相张文彻谏言张承奉,“今唐亡国乱,六郡生灵,心神无主。若此刻能举大义,外驱戎狄有名,内安百姓定邦”,建议称帝立国。唐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定都沙州,成为唐末五代时期河西沙州地方政权。

西汉金山国建立之初,东部有甘州回鹘,西北部有西州回鹘,西部则有鄯善羆微部落,四周处在少数民族政权的包围之中。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张承奉令罗通达率兵征讨鄯善羆微部落,攻占七屯城(今新疆若羌县东北)、石城镇(今新疆鄯善县),使沙州与于阗(今新疆和田县)之间得以通达,并恢复了石城镇军镇的建制。开平四年(910年),张承奉进攻甘州回鹘,甘州回鹘反败而胜,乘胜进攻西汉金山国,双方在金河东岸(今酒泉市肃州区讨来以东)展开激战,甘州回鹘直抵沙州城下,经过苦战才逼退甘州回鹘。后梁太祖乾化元年(911年),甘州回鹘可汗之子狄银

率兵围攻沙州,张承奉无力抵抗,兵败失利,沙州僧俗百姓上书回鹘可汗请和,遂定城下之盟,奉甘州回鹘可汗为父,结为父子之国,自此西汉金山国沦为甘州回鹘的附庸,西汉金山国和白衣天子降格为西汉敦煌国和敦煌王。后梁太祖乾化四年(914年)张承奉卒,沙州刺史曹议金废西汉金山国,去王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自此西汉金山国灭亡,敦煌进入了曹氏归义军时代,并在通向南出吐谷浑、吐蕃要路的敦煌南子亭镇设置紫亭县(今肃北县党城湾古城),直至宋代。

关于西汉金山国的历史,在传世史书中仅仅有寥寥20多个字的记述,不能全面反映其史实。敦煌遗书发现之后,有当时金山国宰相、吏部尚书张文物撰写的《龙泉神剑歌》《辛未年七月沙州百姓万人上山回鹘天可汗状》《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和金山国老臣张永进(自号三楚渔人)撰写的《张永进上金山天子白雀歌》等文学作品,详细记载了西汉金山国的历史,弥补了传世史书的不足。